



# 九秩老人的抗战记忆

历史星空

总第5903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林绍灵

◎绿漪

面前的老人令我油然起敬。九十五岁的她，眉目清秀，花白的头发，梳得一丝不苟。她思路清晰，对答如流。她拿出了相册，里面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。其中，有一张，是一个大家族的集体照，上面一共55人。这些人中，有大名鼎鼎的陈杞怀、陈训恩(陈布雷)和陈训慈。还有一张，是乔石夫妇和他们夫妇俩的合影。

她是翁汶英，是民国名人陈布雷、陈训慈的亲外甥女，是乔石夫人郁文的胞姐。

翁汶英的父亲翁祖望，是一位旧知识分子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他一生主要是担任陈布雷的秘书。他家起初住在宁波中山公园附近，翁汶英就出生在那里。翁汶英五岁时，全家从宁波搬到慈城居住，租赁了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几间房屋。当时，弟弟翁泽宏四岁，后来，妹妹翁郁文、翁华妮先后出生。1935年，因父亲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，一家人又从慈城搬到杭州定居。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为避战乱，他们又搬回慈城老家。

因为战乱，好多学校关闭，学生不能再上学，就自发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。翁汶英和妹妹翁郁文都参加了宣传队。“当时，我的大哥在游击支队做政治指导员，带回来很多歌，人家都不会的，什么《游击队之歌》啊，《大刀进行曲》啊，晚上他把我们教会了，白天我们去大街上演唱……我妹妹郁文，是队里最小的成员。”翁汶英说。1939年，慈湖中学因县城校舍被日寇飞机炸毁，全校搬到罗江镇芦山寺，离家只有20里地。于是，姐妹俩都到慈湖中学上学。

1941年4月，日寇进犯浙东，宁波沦陷，慈湖中学被迫关闭，姐妹俩又失学了。1942年春节过后，得到母亲的支持，姐妹俩穿过积雪未融的四明山区，前往当时称为“内地”的国统区，到永康投奔大舅父陈杞怀。

“可是，敌机屡次空袭，学校里根本无法上课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又开始逃难了。1943年的湘桂大溃乱，更是使人触目惊心。这次，对我和妹妹的影响很深。”老人回忆道。此时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(“三五支队”)在老家四明山区掀起抗日怒潮。1944年秋，妹妹郁文决定回乡投奔新四军。“你要想想清楚，你舅舅、爸爸是干什么的?”母亲不无顾虑地说。“现在国共合作抗日，首先要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!”郁文最终说服母亲，投身革命。她在四明山鲁迅学院学习，投入抗日的洪流。那一年的12月，郁文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。父亲，是国民党要人，被称为蒋介石“文胆”的陈布雷的秘书，四女儿却是共产党员。长子翁泽永，是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机要秘书，屡次帮周恩来和陈布雷传话。而陈布雷的女儿，也就是翁汶英的表妹陈琏，也是共产党员。

老人说，当时家里的气氛很民主。在饭桌上，郁文经常发表一些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话，父亲则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见。大哥呢，也在一旁维护郁文。辩论激烈时，父亲说：“我们家里也是国共合作。现在我宣布散会。”

虽说，在特殊历史时期，翁汶英的亲人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但是，在抗日问题上，却是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她的舅父陈布雷，反对子女从事政治活动，但是在抗战期间，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。抗战期间，他的三个儿子、四个儿媳纷纷终止学业，投笔从戎。陈布雷还特意写下一首五言长诗，题为《送迈儿从军至璧山》。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，在体检时还特意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，以增加体重。后来，仍未被录取，但是，父亲鼓励他过两年再报。

抗战期间，翁汶英大部分时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。解放后，她和丈夫胡祖源从上海前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，达41年之久。在这41年中，她勤勤恳恳，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。老伴胡祖源是位学者，著作等身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1993年8月退休后，经组织安排，他们回宁波养老。他们回乡，有老同学赠诗一首给胡祖源，诗云：“金秋月圆桂飘香，胡翁七旬重返乡。河山已新花当笑，天行健马人自强。”

硝烟散尽，浩劫结束，山河增色，回望历史，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，珍惜今天的和平。

## 孔子从来不高冷

谐谑曲

◎元场

被称为“天纵之圣”、“至圣先师”，高居“世界十大文化名人”之首，孔子当然是够高大上。但正因其光环过于耀眼，人们往往会忽视甚至无视他平易近人的家常范，从而造成诸多误解。

有人指责儒家罔顾世间实情把道德标尺抬得过高，不但常人难以践行，儒家精英言过于行者也大有人在——不过掌门人孔子还真不是这样。当时鲁国国法，如有人从国外赎回受奴役的本国同胞，则可以从官府领得相关补偿。土豪子贡赎回人后却不去领取，财大气粗嘛，有点任性可以理解的，也许他还有点沾沾自喜。孔子知道后发飙了：你小子不在乎这点钱，可别人在乎啊。鲁国富人少穷人多，你这么高调只会导致更多人袖手旁观，那些流落在外者将因此而难以得到救助，错莫大焉！所以当子路救了一个溺水者又坦然接受对方一头牛的谢礼时，孔子简直乐开了花：不错不错，俺们鲁国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了。你看，这哪是不沾地气的道德大师啊，孔子对人之常情把握的多么细致入微又合乎实际，说儒家“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”，实在有点委屈他老人家了。

对于金钱，后世儒者也多纠结于“义利”之别以致走进了死胡同：君子不言利，把谈钱鼓捣成了一件君子所不齿的事，甚至由此而影响了国人几千年的金钱观。其实孔子可没这么脸皮薄——成长艰难的他早就参透了“财富意味着自由”的人生真谛——“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”，既然谁都喜欢富贵的人生姿态，我孔丘当然也不例外，所以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，只要能发财致富，赶大车我也干——掏心掏肺，毫不扭捏，不知甩了那些高喊“君子固穷”的孔乙己们几条大街。当然，他并没有陷在金钱的泥坑里孜孜以求，所以前一句话后面紧跟的是“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”——君子爱财取之以道，后一句话则是用“如不可求，则从吾所好”作为结束。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孔子一再声明自己不

是不爱钱，而是不爱来路不正的钱，够高尚吧？也够平实吧？更够真实吧？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老师，孔子循循善诱、有教无类的大师风范早已流传百世，可他也有自己的小辫子哦。宰予白天睡觉，他恨铁不成钢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，麻辣异常；子贡没事爱批评人，老夫子含沙射影：你呀，真够聪明的，我就没那么闲工夫，讥讽风生；因去拜见了名声不佳的南子，子路对他冷言冷语，孔老师急得直发誓赌咒：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（我要是做了什么错事，老天爷都会抛弃我的啊）在学生面前无奈如斯，想想也是醉了。在更加困窘的场合，他甚至还会当着学生的面玩“自黑”：谁说我是“丧家之犬”？还真是这样，“然哉，然哉！”估计把学生们都笑抽了。圣人不是神人，看到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孔老师，你不得不更喜欢他。

孔子始终是一个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悲壮理想主义者，千难万险颠沛流离都不足以改变其信仰，这是他坚韧人格的最好体现。然而这并不表明他始终会心平气和气定神闲，眼看着岁月渐长而“道之不行”，风尘仆仆而“天下莫能容”，孔子也会喷发出不可阻挡的忧伤甚至是失望：吾已矣夫（我这辈子算是完了），吾道穷矣（我的主张无路可走了）——瞧瞧我这颗小心脏都被蹂躏成啥样了；有时他也会劝解自己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并再三表达了对“沂水春风”般隐逸生活的艳羡。当然感叹完了也就完了，他会拍拍脚上的泥土，继续风餐露宿。然而也正是这些碎碎念念让人对他多了一份心疼和理解。

虽然满腹经纶，有时也免不了义正词严，孔子却始终很少以高冷的姿态端着，永远那么坚定从容也那么本真率性。前者可敬，后者可爱，相映成趣。或许后世太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”了吧，急吼吼地把他架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位上，也就为其被非议留下了伏笔。

因为太推崇一个人，总有意无意的神话他，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，不知道孔子是不是也会这么想。

## 朴素的乡恋

随想曲

◎王小飞

我对数字的理解，最早是在1985年。我家的那口三门大橱面上贴着一张计划生育的宣传照，图中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女娃，标题是“一对夫妻只生一个”，标题下方标着1985年。现在，这口大橱早已不知去向。问父母，他们也不知晓。唯一的解释便是岁月带走了它，同时带走的还有我家那张我曾吃了十多年的小圆桌。这是我家隔壁一位初学木匠的毛头小伙做的，现在听说他已经是陶瓷业老板了。岁月无声，在我们不经意间，已经走了那么遥远，而我也不再是坐在门槛上听鞠萍姐姐的“小喇叭开始广播了”的儿童了，单田芳老师那略带沙哑的评书声——《隋唐英雄传》也消逝多年。

如果要给岁月一个总结，我看不必等到鬓斑迟暮，十年一个轮回刚好。如果每次能将十年内的事情以大事的形式记录下来，那必定是一部很好的自传。我记得人生第一次经历死亡，是六岁那年去叫卧病在床的奶奶吃饭。唤了好阵子，她老人家就是没给个回声。幼时不知惧怕，还一个劲地拉着她，让她起来。人生第一次丢钱，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。老师让睡午觉，我把老妈藏在三门大橱底下的那条崭新的花被子翻出来，想到学校炫耀一下，却不知里面夹了二十

元钱。第一次得到重大表扬，是在一年级时，和老师比赛读生字，看谁的速度快，记得生字表中的前八个生字是“爸、妈、我、爱、学、生、们、是”。我一口气读完了，只留下目瞪口呆的老师……这些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。

时间这是最神奇的东西，在你时常念叨它时，它却与秒针一般，严格按格子不快半分；不惦念它时，它却又被哪个粗心鬼拨快了，没容你看清就不知转了多少圈。新房后那曾经伫立于一片荒野的小树苗，现在也已长成了大树，领地却逐渐被向外扩延的新居所占据。我还能从现在随风摇晃的枝丫上看到我幼时站立其间的英姿——斜躺在上面，吹着麦哨，和不远处另几棵树上的伙伴打着招呼。拿着弹弓、网袋，在树下瞅着那可爱的鸟雀和狂器的知了时我那专注的身影，可这说过去就过去了。秋天到了，知了已经藏身，只剩下那不曾南飞的麻雀在收割和没收割的稻田间穿梭飞行。见了人，也不曾惊起急飞，因为人们早已不属于为那几粒谷子与这些幼小的生灵去争抢什么。如鸟雀一般站立于树尖的伙伴们也都如鸟雀一般四飞而散。飞不走的，像我这般既无心，又留恋于这片神奇土地的，就留下来，闻它的荒野清香，饮它的甘霖芳泽，不管岁月变迁，不管风雪磨砺，只有一颗不变的心，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须。

